

深坑迷思

游靜

「本人謹以至誠作出宣言，本人會竭誠依法為香港 XXXX 區效力，遵從支持及維護香港 XXXX 區的法律，以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及忠誠努力的態度行使職權，執行職務，並且不懷疑地服從上級長官的一切合法命令。」

香港警察誓詞，全段「不」字出現五次，「誠」字出現三次。「懷惡意」與「敵視他人」意思重複，「支持」法律有語病。為什麼要這樣寫？如果上述所有重複顯示作者最大的恐懼，必須要求誓者不斷操演來驅除（對方及自己的）心魔，這段誓詞可以這樣讀：警察是一種充滿恐懼、容易心懷仇恨，執法充滿選擇，容易對上級命令以至法律心生疑竇的行業。因為這工種的特殊性質，必須把它完全工具化、死物化：只有死物才能無畏無恨，不選擇不懷疑。至誠、竭誠、忠誠在此，是完全臣服，放棄主體性的意思。

歐美文明自詡推崇自由人主體性，但弔詭的是，這個文明端賴起誓來運行。耶穌神話的建立是羅馬猶太傳統自我調整期的開端：如何生於自由意志又臣服於神？這個西方哲學問了二千多年的問題，其中一個緩衝方案就在於宣誓。

如果不信某種神，宣誓就無以憑據；宣誓源自深厚的猶太傳統。《民數記》：人若向耶和華許願，或起誓，要約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行。「約束自己」，英文聖經翻「bind his soul with a bond」。靈魂本自由但飄零迷失無以憑據，需要以誓言把靈魂綁着。誓言，就是捆綁靈魂的言語。古羅馬人也起誓，以石頭作為神祇，想象食言者受地獄之神奧嘉斯的懲罰。

耶穌的一大功能正是重新確認起誓之神聖，從而疏解自由意志與臣服的緊張關係。雅各書引《馬太福音》耶穌「山上寶訓」：任何內容、任何形式，什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不可指着地，連自己的頭都不可以指着，「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或變白」；「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邪惡」。只有上帝自己才能起誓，因為只有祂有決定萬物的權力，人沒有決定上帝旨意的能力。

耶穌受審時，面對祭司的誓言，正是選擇沉默及肯定對方的最低限陳述，來示範猶太人動不動指天起誓的多餘及褻瀆：「耶穌卻不言語，大祭司對他說：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耶穌對他說：『你說的是。』」

新教徒如果要奉行聖經無誤，是否能起誓？人有起誓之權嗎？1646年由百多位教牧討論三年、確立作為「基督教神學典範」的《威斯敏斯德信條》，整合歐洲大陸基督教神學及英國各種基督教信條，其中第二十章謂「宣誓和許願是現實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基督徒既不能一味迴避，也不能完全回絕。當以上帝的聖言為標準對待宣誓和許願。」第二十二章「合法的宣誓與許願」：「在正當場合的時候，宣誓者嚴肅地呼求神為他所宣述、所應許的作見證；並按照他所宣誓的真偽來施行判斷」；「人只當用神的名來宣誓，並當存完全聖潔與敬畏的心來使用」。所以，起誓要求人判斷，還其自由，又同時操演臣服。

起誓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儀式，是道德、宗教與政治的橋樑，也是西方民主政府的基石，從立法、司法至執法，每一步都離不開起誓的承諾與制約。

漢人從來是無神的民族，不論是儒釋道或其合流，都引導我們以自省自律，一步步走向聖人、走向佛、走向得道。寬以待人嚴以律己。天地萬物，眾生苦難，生而為人，若不修行為善，無盡的輪迴在等待，不需要出動鬼鬼神神來嚇。戒慎哀矜，不卑不亢，就是誠。

儒重富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聽訟，吾擾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理想社會不需要訴訟；政者正也。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草上之風，必偃。要用狂風暴雨來管治至花草飄搖，萬物必反。管仲推行重商主義，特許行業囤積居奇，使民困國富，是促進春秋禮崩樂壞的一大推手。怕民反，故假設人性本惡，法者，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商君書：「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多在弱民」；以法制天下，先制其民。本來好好的「君無為」，法卻要「無不為」。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十五次會議通過「實行憲法宣誓制度」，於是自2016年1月1日始，人大代表及其常務委員、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國家機構和縣級以上委員就任時需公開對憲法宣誓。誓詞是：「我宣誓，忠於XXX國憲法，維護憲法權威，履行法定職責，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恪盡職守、廉潔奉公、接受人民監督，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努力奮鬥！」雖然新制在1月執行，但遲至9月18日，國務院任命的38個部門才在中南海舉行首次宣誓儀式。中國國家憲法，從未被中國法庭案例引用；以憲法宣誓，是對一張空櫈敬禮。因從未被用，你說是什麼就是什麼，如子虛刑鼎，絕對權威。

誠本仁德之道，以身作則；要以訴諸權威的公開承諾作約束，是文明墮落的展現。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目標竟然是要建設「富強」。現代中國，如何被現代起來？孫中山以為藉著宣誓，可以拖著沉重的中國進入現代，這位基督徒不自

量力，自己被拖垮了不說，也把古國推入無間地獄。民本貴自足，鴉片戰爭後被推入自卑與自大的循環，惑於現代國家富強的符咒，不斷打臉裝胖。誠本在身而不在言，一旦本末倒置，則民不聊生，於今尤烈。觀乎歐美文明，國家機器向人民灌輸叫做「法」的催眠藥，以推行重商主義，抑制社會矛盾，壯大國家機器，致民弱國強；以和諧制天下，先和諧其民。這全民好夢，就叫「民主」。今天，我們活在西方主導，政經無不詐騙，全球皆國富民困，高速航向集體自毀的世界。中國人被前所未有的監控愚弄，千方百計擠身全球資本主義遊戲的同時，不惜賠上幾代人的無知與迷失。一個本來有深厚仁治傳統的文化，要借他人的刑鼎，來捆綁恐嚇自己的官員及人民，顯示這個文明，已經進入完全喪失自信的時候。

香港貴為被殖之民，不辨歷史，目空一切，早被馴化為乖乖唸經的綿羊，只懂法制的真誠，忘卻語言從來就是偽術的智慧，迷戀所謂自由所謂獨立如殖民魔咒。你可囚之宰之，然我思，早不屬我。要求一種自以為真的假洋人，承諾效忠一個自以為真的國家的假，用一種從來是假的，叫做宣誓的方式。紙包雞包紙雞雞紙包紙包雞包紙。所謂真假所謂宣誓所謂法，本來就是為我們掘的坑，我們興高采烈一頭栽進還自詡文明自詡真誠，現在，中國終於跟上了，當大腳踩來，我們就在腳下。

我們愈自詡為真，便愈在腳下。